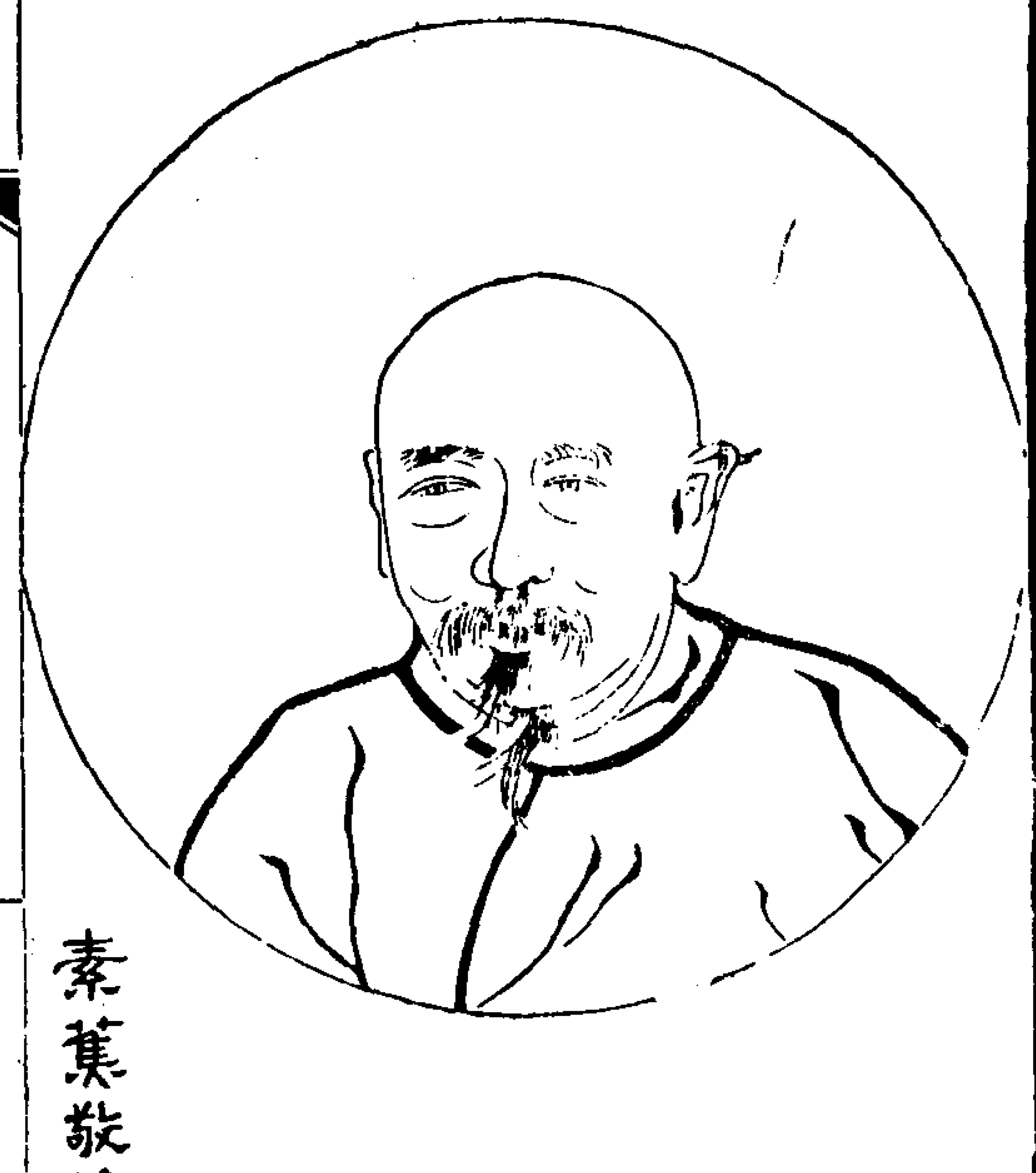
玉池老人自敘

丕泄先生遺像



素萁敬繪

微慢疏慵不失真儒當老態
詩傳神流傳萬代千齡後
定後人誦有此人世人欲殺
定乃才迂拙頻遭反唑來
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
幾曾開

玉池老人自題

湘潭郭兆芳敬書

合肥李鴻章臚陳事實疏

奏爲已故大員學行政績卓然可傳據實臚陳

恩宣付史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據湖南在籍紳士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前貴州思南府知府周開銘前甘肅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員外郎曾廣鎔等聯名呈稱原任兵部左侍郎郭嵩燾由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丁憂回籍咸豐初粵匪犯湖南以守城功議敘並

命在籍幫辦團練時故大學士曾國藩守制家居奉

命辦理湖南團練遲回未出該侍郎馳至其家陳說大

義國藩感動始起視師方經費奇絀該侍郎親行各州縣勸捐集餉創議舉辦通省鹽釐捐局手定章程旋帶湘勇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於南昌解圍後奉
旨授職編修在江西守城日為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製造戰船以備攻勦忠源韙其議屬為草奏得
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七年回京當差八年入直
南書房九年隨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辦防敘功
賞藏花翎旋
派赴山東查辦稅務十年假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時運庫存銀不及四萬欠解江南糧台及安徽協餉甚鉅到任後詳請各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詰問至是緝獲並沒其船鹽運大暢在任一月欠餉全清續運銀米以濟皖軍而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隨時應付移交後任存銀尚二十餘萬其綜理精密如此旋賞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粵中盜船林立師船乏餉與盜相比該侍郎仿造三板戰船守東江口之石龍攻破盜村次及北江西江盡斂其船歸官歲省餉需十數萬粵釐設卡多弊歲入不過七十萬自裁汰歸併歲增

至百四十餘萬又別立籌餉庫以儲捐罰各款兩歲亦積至二百餘萬此皆實政可紀者五年閒缺回籍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補福建按察使內遷兵部左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遣使之初人皆視爲畏途

朝命特以充選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無不言英國於南洋開闢新嘉坡一島閩廣人流寓貿易工作者不啻十萬悉受制於英官該侍郎據約力爭於英外部乃設中國領事官英埠設華官自此始自是華人得官保

護遇事不至見陵其品望最爲西人敬服去任後猶稱
頌弗衰差旋抵滬猝染重病陳情乞休時以不能趨叩
闕廷爲憾每遇交涉艱危旁皇形色嘗言費多得通知
中外事體之人轉相開諭他日或收其用其秉性忠誠
繫懷時局於此生平廉潔自矢任通司時裁汰規費出
使三年開報公款僅薪水房租兩事其他皆自支銷歸
後家無餘貲惟以書院脩脯自給文章學問爲後進所
宗生平纂述甚富所著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業已成書
體大思精爲海內通儒推重茲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在
籍病歿除由湖南撫臣奏報外以臣於該侍郎事蹟知

之最悉懇請奏乞
恩施專差航海呈遞前來臣查已故侍郎郭嵩燾早從
軍旅洊歷封圻晚使絕國行能功績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早歲即與相識其後同官京曹同在
兵間及至江蘇又與共事逮該侍郎充出使大臣與北
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獨詳實有不容泯沒者曾
國藩初以憂歸屢奉
詔旨敦促該侍郎以事關大局不容顧計利鈍手書面
請至再至三曾國藩感其至誠後每與臣言未嘗不歎
其篤摯悱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獄以該侍郎之

力得全遂至顯用戡定以來論武勳者盛稱曾國藩左
宗棠而二臣之起則該侍郎實推挽之至創釐捐以濟
師練戰船以剿賊尤爲兵餉大政所係皆事成而不居
其功當時將帥爭欲得以爲重自以侍臣乞退出處宜
嚴雖於胡林翼之書招李續宜之奏調並辭不赴及臣
治軍東下求賢於曾國藩專疏薦達蒙
恩特授江蘇糧道該侍郎始起赴官甫及一年超署廣
東巡撫時當廣東吏治軍務釐務積敝之後該侍郎感
激
知遇自矢澄清履任之初更置將吏百城肅然歲籌餉

項羸百餘萬而商民不知擾累尤爲人所難能生平於
洋務最爲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後無不徵驗
前後條列各件外廷多不盡知病歸後每與臣書言及
中外交涉各端反復周詳深慮長言若憂在己迄今展
閱敬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且深欺不竟其用爲可惜
也該侍郎初官翰林即以文章負天下重望於學無所
不通而尤善言禮曾國藩嘗謂先王脩己治人經緯萬
彙惟在於禮故於
國朝儒生通顯者獨推故尙書秦蕙田王引之該侍郎
所著禮記質疑一書折衷羣經淹貫三禮括歷代制度

之大得諸家訓詁之通貫兼秦蕙田王引之二家所長
卓然禮學大師爲當代所僅見道光初故大學士阮元
督粤始作學海堂以課士及該侍郎爲巡撫增設條教
䂊門之學成就尤多粤士稱爲百年以來兩人而已伏
念該侍郎服官中外歷著勤能
聖朝軫念前勞自有
恩卹之典至其政績學術卓絕可傳應請
旨宣付國史館立
飭下湖南巡撫錄其所著書咨送史館以垂不朽伏讀
乾隆十七年二月

上諭以故禮部尚書韓菼碩學績文加恩追謚文乾隆
三十四年四月
上諭原任刑部尚書王士禎積學工詩從前未邀易名
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各等因欽此咸豐十一年曾
國藩爲前太常寺卿唐鑑代遞遺摺以其宿學忠敬籲
請
特旨賜謚蒙
恩允行仰見
先朝激勵儒脩一時傳誦以爲文臣之至榮郭嵩燾經
術政績視韓菼等殆尤過之可否

特予褒嘉以勸學行出自逾格
恩施非臣所敢擅請所有已故大員事蹟可傳請
旨宣付史館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南海洗寶幹記平髮逆汪海洋事

毅廟御極之三年官軍克金陵餘匪竄浙其明年左文襄公以平浙之師追賊入閩九月賊破漳州僞康王汪海洋率悍黨二十餘萬竄粵東是時今少司馬湘陰郭公攝撫篆策賊必入海飛檄總鎮卓興以舟師駐汕頭按獲夾板船十數艘礮械火藥無算拘賊鞫之皆購自外洋計將襲取臺灣不得逞乃折而北竄公以重兵扼長樂戒諸軍勿輕進以待左軍十二月賊陷嘉應州州距境皆山葢絕地也旋奉三省會勦之 命丙寅春正月左軍自漳州至鮑武襄公一軍自江西出九龍嶺公

以所獲軍火分解左鮑二軍並濟之餉約師期定合圍之策二月二十八日誘賊埜戰殲之於黃沙嶂陣斃汪海洋髮逆平左軍凱還粵兵堵禦之力也方賊之起也建瓴五嶺之脊下長江破金陵踰淮而北所過名城望風而靡獨長沙一隅與之搘拄而名將屢蹶長圍再潰東南糜爛勢岌岌不可終日湘鄉相國方讀禮家居朝旨敦促以所遇多齟齬不即決公力贊其行澄清之局遂定其所建畫如設東征局給軍興創造師船賊不得逞志於長江皆關係安危大局及是金陵底定而釜底游魂復狡焉思逞爲海外扶餘之計微公之力不但

餘孽未淨　廟算重廑且使海疆失一重鎭庭戶之地寇敵交虞尙堪問哉故論者謂髮逆之平始於湘鄉相國而終於左文襄實公始之終之也事平以預借甘餉故忤左帥公亦去位故其功不著而粤人至今稱道弗衰嗚呼公之經濟文章卓越今古而弗以知兵名蓋其運籌決策洞燭幾先而預毖其後不與行閒爭赫赫之功故靡得而稱也粽粤人習聞其事又以所舉動關大局不止吾粤受賜爰記其事實復究極兵事之終始以俟世之論定云

合肥李鴻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

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郭公考終里邸越三月卜葬於飄峰之塋明年冬公之孤以公終制乞表墓之文公諱嵩燾字伯琛又字筠仙上世繫出南唐廣國公暉至明占籍長沙之湘陰曾祖熊祖世遵縣學生父家彪有懿德曾文正志稱春坊府君者也妣張太夫人三世封贈如官公幼而忱恂端視繩行於書罔不綜既交於文正商業督過益造淵騫而日學於禮以爲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於是研鍊歲月爲禮記質疑一書括歷聖創制之鉅

會諸儒訓義之通經緯萬端幽權微漠鬱然爲禮家大師其爲文敦穆衍裕深有禮樂之意而不修縟飾著書百餘卷皆裨實用海內通碩咸斂手推服儒行而忽其政治若身世所歷曲艱則亮者尤罕也公以道光丁酉鄉試中式丁未會試中式改庶吉士以赴援南昌功授編修選朝直南書房聲實赫起公卿開九年出參忠親王天津軍事旋派查山東稅務有所尼假歸不出同治初予治軍東下始薦公授蘇松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蒙賞三品頂戴超署廣東巡撫復罷歸越九年起爲福建按察使以候補侍郎內召署兵部侍郎

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兼署禮部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
尋授兵部左侍郎報滿遂致仕歸精舍優游纂述十三
年年七十四卒咸豐之初湖南兵事起英文鉅武繼踵
而興公周旋其閒未嘗自奮於戎旅而籌濟釐餉刱設
水師隨事參畫深閎卓煒用濟大功多公始策是時
朝廷責文正治團練不遽出而左文襄中危獄甚急其
始終敦勉調護以輔成光䖍勳烈贊公之功公於仕宦
澹然若無與而職分當盡必有以自立其爲運使脅治
巨梟私販不爲威懾掣配銷引月增課入以濟軍實爲
巡撫能治盜尤銳意釐飭商征立籌餉庫以儲捐罰公
十

私充溢法成令修及使英法堅據信約不懟不吳奏設
新嘉坡領事以衛商英埠有華官自此始歸裝無餘財
標望岸異爲西人所禮重　國家持常格以馭世故人
之成虧自定於世物錯互之際公以儒臣負宿望需迹
匡時一時交議以爲依世違道失所素守卒其駿智宏
作睽時命以自見者曾無所轢毁然考其致歸焉能謂
究厥遇哉公娶陳繼娶錢先後封夫人妾鳳梁子三剛
基夙慧早逝焯瑩立瑛孫二本含本謀曾孫二子與公
同歲生交夙也繼從文正於祁門一旦有所怫馳去公
挽予於江淮之閒責以幹時之重大義相許其忍弭忘

用揭學行治行爲異世式且以慰九京惓惓之忠光緒
十九年歲在癸巳仲春之月

長沙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銘

公諱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旣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愨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嶽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葢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曾公以侍郎居憂奉

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曾公感動起視
師時苦費絀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餉並請於巡撫開
鹽釐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
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
造戰船備攻勦江公韙之公爲草奏奉　旨允行後曾
公用舟師踣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
編修同京供職入直　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
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　賞花翎　命赴山東海
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
擢兩淮鹽運使　賞三品頂帶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

平晉二品頂帶五年解任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　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餉給庫充粵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爲商旅害公別造戰艦須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次及西北省河悉歛歸官歲省餉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糧道司之兩歲亦積二

百餘萬其綜理精密多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
養生息民物熾豐舜敎訖海外環地毬諸國羣集戶庭
非撻伐所及旣以遠言積釁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爲
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
宏遠謨故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屛氣矜罔不歸於和
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直爭無叚借西人咸敬服焉
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
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
夫人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鳳氏梁氏李氏
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瑩鳳出縣學生立瑛梁出

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諫縣學生曾孫道傳
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
例可支匣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卽久任未必能如
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適階之厲也
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已厚而
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
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
院兼闢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
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
任歿後多流涕者生平撰箸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

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五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十卷已刊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老衡坡之陽首巳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瑩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爲銘曰

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欿如未施眾榮我茂趣與世暌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 國家豈圖其私鑿

貊可行州里或疑匪諴未至人心積㜸　召歸轂駕遘
疾江湄　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　君魂清魄夷
孰闘天馬徒戀儆帷皦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
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攷三不朽覩此穹碑

漢陽黃嗣東湘陰郭公墓誌銘
光緒十有七年夏六月乙巳前兵部左侍郎郭公薨於
里第葬有日矣遺孤焯瑩以狀乞銘嗣東辱公知深不
獲辭按狀公諱嵩燾別號伯琛字筠仙晚號玉池老人
少篤敬補諸生能文游嶽麓與湘鄉曾公國藩劉公蓉
善以希文明道相期許丁酉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改庶
吉士粵盜起曾公以侍郎居憂　詔起視師曾公疏辭
公馳止之又建言練舟師論功授編修還朝直南書房
西夷寇天津　命參僧親王軍事王欲戰公諫弗聽引
疾歸遂有熱河之狩曾公督師江淮以書招致公及劉

公命主藏曰二君不會卒無所取其廉介多類此同治元年授江蘇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得降酋私販狀置之法且請配銷軍食月增課數十萬金諸軍騰飽擢廣東巡撫以計降盜艘三江始通設局征商歲入數百萬民安其業盜有掠夷舶者檄吏捕之羣夷悅服以飛語罷 上卽位起福建按察使未幾法人通滇路巡撫使要殺之訟諸朝擢公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居海外三年論事必以理勝新嘉坡華人億萬虐於役請設華領事官英夷以公故許諾國主見公必去冠及歸圖形爲別至滬上疾作遂致仕歸闢講舍曾公祠西偏

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講習其中不更攷定高下而厚餽之湘長吏大事必諮公公知無不言販夫走卒以情告者謀之亦必以忠寢疾爲遺令數千言喪祭勿得過先人不計不用浮屠法子孫不得乞　恩請卹卒年七十有四著經說詩文百餘卷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子三剛基配陳夫人出早卒焯瑩鳳孺人出立瑛梁孺人出繼配錢夫人無出孫本含本謀曾孫二女五殤者二餘皆適宦族將以九月九日葬公湘陰縣東關下蔭塅之陽銘曰

謂公晦兮海邦仰止謂公顯兮三仕三已公歸兮與道

七

終始泣涕銘公兮如江水

吾年踰七十精力衰耗已極疾病頻連累月踰時自度
無長視久生之理諸子諸孫幼弱不諳人事恐一旦委
溝壑一切應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及吾年之未盡預
爲之程式使有所循守不敢求豐亦不敢過示儉約要
及吾分而止一二親友或有以爲宜稍從豐者是使吾
有越分之譏吾子孫又有違及敎令之咎幸明理之君
子爲論止之
吾年二十五館辰州爲吾父母治辰杉棺二具時父母
年年始四十七八也吾自粵東歸始自治棺年踰五十矣
其後言湛甫見贈楠木一兜匠者謂可治一棺乃更爲

之是棺具有加於先人遠矣其餘斂具自矢遞減先人一等以吾位侍郎不能不襲朝服已早自製備用功綱加以畫繪衣凡七襲用舊袍褂取與吾身相習裏衣皆然不別製新衣含用碎玉一方朝珠用檀香木此外皆不得納入吾棺

吾父母皆用絲緜斂下至子婦皆然此飾終第一要義吾亦當仿行之七星板下湘俗用石灰吾父母並同省城用石膏子婦在省城亦用石膏吾當仍用石灰以從先人之後或謂石灰於逝者不宜吾旣施之父母矣不能有改易也

東漢最重氣誼父喪致客車數千輛著之史冊以為美談然子孫以榮其親可矣於逝者何加裨也吾素寡酬應年來朋舊彫落往來知好尤少學行聲名無關時俗輕重無庸訃告親友以滋唁問之煩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竝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徒使諸老輩奔走來臨相與歎息以重吾心之咎於事為非宜也

官至二品以上例須具呈撫部據情入奏為一品官應有飾終典禮或

加恩賜諡二品官亦時邀曠典要視其生平所樹立或

有勞蹟可以希恩或
朝眷素優並應由本省奏報吾自分不敢希冀及此除
子孫呈報丁憂外無庸另行呈報以滋公牘之煩
往嘗械告曾文正公吾人生世要爲天下不可少之人
纔算全德要爲一家所可少之人纔算全福此語惟文
正公足以當之吾則反是乞病家居終老無休息之日
常與家人約子孫學問有成列名科甲有年世寅好之
誼行訃受弔一聽所爲若徒以吾曾任仕宦義當受弔
則吾自問生無德於人沒無聞於世七十生辰勞親友
餽遺致賀此心常懷愀耿岢可更勞親友之弔問除照

常例斂殯一依湘俗每七日一祭奠焚楮鏹滿七營葬或就期安葬先後定日一隨所宜不散訃不開堂親友枉祭隨時置一飯可也

大淸會典參考古禮爲之喪禮尤多沿古義惟初祭大祭爲今制儀制稍繁民閒沿之爲家奠士喪禮朝夕奠外有朔望殷奠薦士大夫三月而葬則殷奠爲多也今葬皆擇日遲速靡常惟能隨葬期爲家奠而已古今禮不相襲亦勢爲之也今更爲依七祭奠通已葬未葬言之情所宜盡義所應爲不必盡依世俗通行之禮也

今世於喪禮煩費爲多動引孟子之言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孟子之言自爲棺椁坿身之物言之未嘗及賓客筵席之盛鋪陳事物之繁今當於出殯前二日行家奠禮前一日題主擇子弟輩能書者爲之刪除一切繁文而仍準今之禮酌時之宜庶爲心安理得

延僧誦經謂之超薦資無所取義至沿釋氏道場之名演之以儒禮尤爲悖禮一應紙紮爭奇鬬巧煩費無謂吾於釋氏之說亦頗能知其大意而深不喜爲福田利益之說婦女輩持此說者當以正義諭之

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後又經兵亂出入軍幕蒙被

國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　國計民生而尤以抱

道自重爲心未嘗敢稍自貶損而在官無友朋之助門人子弟亦無相從問知其本末者子孫皆幼無所知鄭康成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略就經亂以來四十年事稍掇其大要庶使區區一生行誼稍存其崖略其有能表而傳之亦聽之後世子孫非吾所敢知也

吾自通籍後連丁父母憂又值粵匪之亂遂不復以仕宦爲意而於經營　國計保衛地方無敢稍釋於心始終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籌兵籌餉一皆發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經費支絀百端因議勸捐曾文正公意難之乃以商之敍陽周壽山湘鄉廖子城皆允諾自

請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餘萬金文正公大喜黃南坡任鑄礮私設釐局常德嵩燾以爲此籌餉之一大端言之駱文忠公開辦通省釐捐自長江梗塞淮鹽不至因請借行粤鹽爲粤督所持又請淮鹽假道浙江江西爲浙撫所持會嵩燾赴援江西塗遇販鹽者經歷賊卡節節收稅出示所存稅單曰此卽釐捐章程也急寓書湖南開辦鹽釐乃稍添設各卡局曾文正公辦理軍務終賴此三項以濟軍食而湖南亦恃此以爲富强之基支柱東南數省張石鄉中丞初募湘勇令羅忠節公王壯武公各立一營曾文正公用之清辦土匪旋令朱石翹

率以赴援江西嵩燾以江忠烈公在圍同赴援至卽從忠烈公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駐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祇三面瀕江一面無牆人皆拇居問賊船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卽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

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制立水陸各十營湘
軍之興亦自此始數爲文正公言黃南坡幹濟才且歷
事多宜召與商議文正召至衡州令閱視水陸各營告
曰陸營麤有把握水師不能逆計也南坡報曰以某觀
之陸營不如水師之可恃省城設立各營規模略同未
足制勝水師獨開一局面度賊船必不能及可以任戰
惟長江港汊紛歧師船遲重不能轉側江南水師有所
謂三板者每營必得十餘號以資梭巡港汊文正公戀
令每營添置三板十艘至岳州與賊戰專用三板於是
長龍諸船盡變而爲三板酌留數艘安老營坐鎭益兵

事初起兵倶二者多由嵩燾倡議開辦此皆實事之可
紀者
曾文正公典試江西奉太夫人諱南歸時賊方圍長沙
文正公旋奉
旨幫辦團練解圍後嵩燾馳弔文正公家至湘鄉縣城
朱石翹方爲縣宰爲發官夫兩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
抵文正公宅則已具疏力辭竝椷致張石卿中丞力陳
不能出之義專使赴省束裝將行矣嵩燾力止之不可
乃以力保桑梓之誼言之太翁召語文正公以嵩燾之
言爲正即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其後鄂督以總兵

樊燮呈訴湘撫具奏牽及左文襄錢萍江副憲典試湖
北卽交查辦嚴責左文襄歸案審訊嵩燾時入直
南書房以爲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
局不復可問同直潘伯寅尚書悉用其語入奏奉
旨左某是否仍應回湖南巡撫衙門辦理事件抑應飭
令帶兵之處著曾某查明覆奏文正公遂奏令募勇專
任浙事不復就訊湖北文正文襄一時元勛發端一由
鄙人乙亥秋由閩臬　內召道天津與合肥李傅相言
及此傅相驚曰吾之出亦由君君憶之乎嵩燾茫然不
能應傅相曰文正公駐師祁門以皖南失陷劾李次青

吾力爭之不能得憤然求去文正公以吾簡放延壁道宜赴官立遣之行時沈文肅家居械詢福建情形復書言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其才耳力止之咯然回合肥不復有他望矣會接嵩燾書力言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卽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讀之怦然有動於心乃復往祁門從文正公三人者中興元輔也其出任將相一由嵩燾爲之樞紐亦一奇也

吾與劉霞仙中丞在文正公幕文正公酌定各員薪水專論內銀錢所陳季牧云郭劉與己身同惟所支用不

爲限制而吾與霞老數年中未嘗支用一錢亦與文正公約奔走効力皆所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文正公如其言始終不一論薦陳雋臣中丞常言在文正公幕惟此三人無私利之心而卒皆至巡撫雋臣本有戰績亦屢得保其從事文正公紀功敘勞皆所不及而合肥傅相駱文忠胡文忠李勇毅各有論奏卒蒙朝廷特簡吾與霞仙中丞二人而已

吾於洋務考求其本末與歷來辦理得失證之史傳以辨知其異同自謂有得於心不獨漢唐以來邊防夷狄之患能知其節要卽三代以上規模亦稍能窺測及之

咸豐九年辦理天津洋務京師議論蜩沸初聞吾言羣相怪愕後乃大服者屢矣而終無一能省悟所見

宣宗

文宗兩朝聖人一二手諭處論洋情廓然正大之言斂手欽服而廷臣眩於衆多之猜辨無能有所贊益竊心悼之科爾沁僧親王辦理天津海防回京度歲一日在

朝房就詢嵩燾東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辦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爲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後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

駁斥至於上說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爲今時意在狃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於有悔爲書數策終不能用其後官江蘇糧道崇地山宮保遣知州黃惠連持普魯斯和約至上海互換天津與舊相識一日過談及僧王惠連言僧王於嵩燾咨嗟歎息欽若神明驚問其故曰北塘潰敗諸軍盡散惠連探知僧王沿邊趨永平府徒步追從之衣履盡失每過一縣得銀二三兩充旅食出古北口見僧邸立營處寥寥數百人幕府隨員無一𨑹者乃告護衛通報僧王聞卽趨出見惠連問曰何爲狼狽至此遂大哭

呼左右速命水與澡洗卽時送具衣履靴帽並銀二百兩連發使速之因上謁僧王見卽問曰翰林郭君去歲從吾吾愧無以對之其初擊洋人人皆歌頌獨力爭以爲不可其後礮石如雨之中無肯來營者又獨策一人馳至見利不趨見難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當時之不能相察也嗣是每見必及之其事卻深有難言者雖嵩燾自言之亦不能盡其說也

在天津防次奉

命清查山東沿海稅務又　命僧親王就營員內酌派數人充當隨員僧王方致憤於十七說帖之爭不派隨

員而派章邱李某會辦某深結僧王左右爲私人來約必緩數日不肯偕行深知其心不可測必爲害自恃此心可以對諸天地神人求有裨 國計而已亦不一顧畏之所至淸查出入款目提出穀米豆麥歸地方官經理以資津貼凡分八大口坿近各小口由各大口派員經理每歲可得稅銀二百餘萬煙臺一口與東撫會商先行試辦時方隆冬每日猶得二三千金甫三日徵及萬金方用以自慰而李某已飛報僧王以擅行開辦奏參矣其事不足深論而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載並文移書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冊兩次

焚疏告天忍苦耐寒盡成一夢十二月二十八日回京
復
命次年元旦朝會許滇生師趨就嵩燾勞曰　國家一
百餘年充　欽差者纔得君一人嵩燾惶恐言本不足
當　欽差之名滇生師曰奉　命査辦謂非　欽差得
乎吾弟方宰掖縣能言其詳知君不住公館不受飲食
歷來　欽差所未聞也
建昌陳子鶴尙書有權貴之名而其留心時局甄拔人
才實遠出諸賢之上嵩燾之援江西尙書方憂居奉
命辦理團防同居團城兩月有餘朝夕會議相待至爲

優渥又五年至京師常共往來一日詣尙書適有客數人在坐談洋務一意主戰嵩燾笑曰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聞者默然頃之客散尙書引予就僻處告曰適言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會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嗣見馮魯川言在刑部多年專意辦案不屑同堂堂官訖無知者陳公任刑部有疑案特召詢之加倚任焉自覺精神爲之一振及權兵部李眉生在部亦加異視相與誦言其賢乃悟流俗悠悠之議論專持一見不足據也予自京師乞病歸尙書方驗漕天津

聞而大戚屢書屬少韶候回京一見予不敢從也甫行兩月而有天津之變車駕巡幸熱河尚書被詔扈行踰年大喪鄭王怡王皆賜自盡尚書亦遣戍葢其時鄭王怡王肅相執朝權漢員被詔僅尚書一人言路據以爲黨論劾及之嵩燾南歸稍緩一兩月天津兵潰嵩燾前言皆驗尚書必邀致之使竝入黨禍尚書機警能測洋務之必有變而不能測及聖躬白香山詩云禍福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嵩燾之不與黨禍早退之力也旣以自慰亦重爲尚書

悲也

嵩燾官蘇松糧道由合肥傅相保奏而愧未能爲傅相盡錙銖分寸之力僅及兩月擢兩淮運使運使專城經理鹽務無同官之牽掣稍得自效其力是時運庫支款僅南臺月餉兩萬協濟皖撫月餉一萬歲支三十六萬金前任喬鶴儕中丞移交庫儲不及四萬而積欠南臺餉銀至四五月皖餉從無解款應解江督匯費亦積欠三四月嵩燾在任一月南臺欠餉一例解清皖餉支解一萬時皖撫唐義渠中丞駐臨淮關閩其缺米又爲運米三千石江督匯費一並解清江南大營支應營鹽費

南坡辦理米鹽互易預支湘鹽並隨時應付移交許次
蘇倘存庫儲二十餘萬金其得力在初到任詳請各營
配鹽必由運司掣驗以爲奪商人之利以充營餉則可
藉營餉爲名以亂鹽法則不可李昭壽爲運行私鹽一
大宗攔截其鹽連巨艦充公以此二事𣈆銷大暢一月
收數竟爲全盛時所不及旋奉署理粵撫之
命並飭由海道赴任時駐節泰州轉由揚州赴上海富
重庵將軍就見舟次言久不能跪拜見公不能不拜謝
此軍無福能得久任運使庶可一獲飽餐此後聽　朝
廷簡任何人求如今日之成效決知其不能矣

初任粵撫方在盛年體氣原極虛弱而精力尚足未嘗敢以第二流人自處其於　國計民生稍有關繫隨時整理不能備記其經營大局或數月或經年而總收其全效畧可分別言之一各江水師初至粵東盜賊充斥各江水師林立支銷鉅萬莫可窮詰粵東驛站皆由水路幾於寸寸荆棘一日沈玉遂來見詢其出身故從楊厚庵宮保充水師哨官改歸陸營因令仿三板船式製造十號守東江口之石龍石龍東江巨鎮也東接惠潮南達嘉應盜案或數日一見或一日數見東江故有師三十餘號皆盜艘也招使充巡船月給口糧又不能

以時發給與盜相比為害因戒沈玉遂專責以防守石龍凡兩月餘石龍無報盜案者已而報稱攻破一匪村獲盜首六七人威聲大著因召諭東江師船三十餘號能收戢之乎曰能問有何把握曰初時各船弁盛氣相抗近今相見懾伏聽命以是知其能也於是裒集其船錄用其人各設一哨官領之船有敝壞悉與拆毀於是合得師船三十餘號東江千餘里通行無阻次及北江從前所用師船皆雇之民人每船月需船價數十金至是皆改用官船案地段責成緝捕衛弁門佐邦年七十餘言來往此江五十餘年日懷戒心至今乃獲坦然高

卧又次及西江又次及省河所謂六門緝私者皆紅單大船每船月支船價二百金爲督轅專政不敢遽及也久乃商令撫標右營遊擊尙宗懋經理盡斂其船歸官至是各江巡緝無一非官船歲省餉需數十萬巡緝有程弁勇有數將官以次皆能用命盜賊隨以止息凡此皆出一心之運用無有能知之而能言之者矣

一籌餉粤東地大物博足以立富彊之基而相與坐困勞文毅初辦釐捐得七十萬金曾文正公請以粤釐濟餉奏派晏同甫副憲專辦亦祇得七十萬粤東貿易皆仕宦之家爲之坐釐不能辦也所辦行釐又皆士紳包

攬分別設卡稽查商旅不勝其擾又一皆督轅主之嵩
燾展轉籌商始獲裁汰各卡歸併一局辦理遽增至一
百四十餘萬糧庫經亂後蕩無存儲乃借作籌餉庫令
糧道司之凡釐鹽捐輸及房捐及沙田捐及船捐領於
經費者皆歸司庫其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乃歸籌餉
庫一二年中亦積至二百餘萬支發軍餉賴以取給比
解任司道來見嵩燾笑問曩公辦理釐捐毀局幾何曰
無數最著者七大局皆焚局毆傷委員劫去銀錢又問
勞文毅時毀局幾何曰更多問自我抵粵後有無毀局
事司道瞠目相顧良久應曰無有也嵩燾乃告之曰兩

年中言官奏參釐捐凡數見尙書全公亦論及之可謂
辭矣然卻無敢毀局者此由鄙人一心之運用諸君不
能辨也

至粤數日英領事照會以香山人經理洋行騙去銀二
十餘萬咨查三年之久訖不爲理至於憤責當以照會
復之言此條約所載由地方官查辦而來文無理過甚
實所未喩隨嚴檄香山縣拏解省垣並令廣州府緘告
香山縣限期一月限滿卽撤任另委查辦十餘日無信
而領事已有照會來謝並自承冒昧無理求賜寬恕蓋
縣捕急卽自往香港料理也逾日又有法領事照會以

徐聞縣教師庇一巨盜縣申之府府又申之司教師亦隨至乃以一照會嚴諭之申明條約曉以大義已而南海縣來見言教師見此照會即日上船回雷州嗣是兩年無一照會至即以事來求但稱得一言分示足矣不敢以公文上呈致滋批答亦緣至粤三四月後有令必行無敢以虛文相蒙者洋人能知之悉也其處置洋務以理求勝略可紀者數端一前督黃壽臣勒派伍怡和捐銀六十萬李星衢華樵雲代之設法以立撥貸之洋商爲辭歷任各督允與籌還竝爲具奏至是軍餉緊迫洋商驟相追索甚急爲會商三四次以理曉譬之於是

抵除伍怡和積欠在官四十餘萬所餘分數年攤還一

荷蘭互換條約奏

旨交辦比交條約則另繕一分但有洋文無漢文爭持一日之久允再請示本國逾三月始至其使臣膂大何文拱手言以此區區兩次勞動心實不安本為互換條約必應如此辦理因與各國換約皆未交到原文至相承為之多此一周折請勿為罪一偽王侯管勝踞鎮江鎮江克復侯管勝挾其資財至香港為金陵賊接濟軍火又蓄紅單船數艇出沒海島劫掠商民有陳某者以軍功保總兵其兄貿易鎮江陷於賊鎮江克復乃逃歸

一日至香港途遇徐曾勝稍就所居探之令其弟報聞求照會香港索取予曰此不可以索取也召陳某示以機宜閲數日香港竟執徐曾勝以獻蓋辦理洋務五十餘年未有之創舉也緣徐曾勝行刦海中香港亦有被其害者令陳某邀集被害者連控之迫令獻之官遂果如所料也此等又須稍明洋情乃能爲之

督轅主兵幕友門役據爲利藪每次保奏節外生枝部人時有駁正終莫能究其底蘊也咸豐四年粵民全省稱亂州縣皆至淪陷節次圍攻省城省城募勇自保城以外不能過問州縣有殉難者有失守後會集紳民募

勇克復者亦有能保守城池者省城無一兵之援勦無一餉之接濟惟具報克復城池批飭擇尤保奬而已凡九十一廳州縣已累及百餘案又十餘年中請奬之案亦約數十百起一皆閣置不問屢言之粵督毛寄雲不敢任也乃自請爲清理於是毛公盡將請奬之案移交乃分東江北江西江及省城及前後各雜案分五起具奏每起或多至七八十案先行知州縣有已故者有已出仕歷顯官者分別移奬其子孫其勞績顯著雖已出仕仍照現歷之官階加保凡數月而畢未嘗私添一名濫保一人自問可以對粵中紳民而從無一言及之亦

竟無知之者

漢陽葉相督粵聲名極盛　朝廷眷顧亦極隆而自詡所得全在靜鎮咸豐四年全省搆亂州縣日報失守訖不爲動惟募勇萬人自備圍攻省城一加堵禦而已粵人亦相與誦其度量卒用此術施之洋人遂至潰敗決裂以隕其身貽誤　國家而其用財之汰與人之濫一皆不可爲訓粵中庫儲極豐例無撥濟外省之款海關庫常存數百萬運庫司庫各百餘萬糧道庫亦數十萬咸豐四年保守省城募勇萬人支銷庫儲淨盡乃至盡諸公項存典生息者悉數提用下至數千金之公款一

無存留嵩燾在粵當軍務倥偬之中偶因桑園圍隄工緊急查知隄工生息銀十餘萬早經提用乃急歸還五萬因推及粵華羊城書院膏火生息銀各歸還數萬其後署藩司方子箴以軍餉日急請借洋款因詰之曰洋款何時歸還曰六箇月復詰之曰此六箇月中軍務能急了乎曰不能曰如此則是爲六箇月後添一累也我自一力籌畫無勞諸君著慮因復正告之曰吾在粵兩年自問行政無多而爲前任檢理荒穢數倍於新政其視一官去留略無關念而在此一日期盡一日之力終使後人享我之成利而不稍遺之累耿耿此心自喻之

亦惟能自勉之而已
在粵處置洋務無不迎機立解常謂開諭洋人易開諭
百姓難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無理路之可
循也至粵數日奉
寄諭令宣示潮州百姓應聽洋人入城檢查案卷潮民
不聽洋人入城相持已數年矣每奉總署咨照派府道
大員查辦累十餘次終格不行會惠潮道鳳君物故委
張壽荃署任始令據理宣示已允堅領事入城矣以小
住三日爲期及入城往拜府縣皆不納並先將外柵封
閉堅領事遂執意不肯出城旣逾三日之期潮民徧出

長條言道署容納洋人約期往焚其署張壽荃大懼詭
稱府縣請令往見徑送下河堅領事大怒電報駐京公
使言騙令入城以摧辱之　朝廷卽派粵督瑞公馳赴
辦理合肥傅相又奏請丁禹生中丞會辦兩公皆不敢
往於是丁禹生乃舉已革臬司李某往辦郜人展轉開
諭皆不能悟乃告瑞公請召集潮紳至省吾自曉諭之
亦深知諸君於洋務無所通曉又皆不達事理非郜人
無足理此者槭示張壽荃資送潮紳之城居者但爲巨
紳悉數資遣來省壽荃故得潮人之心資送至十餘人
郜人先令藩司印刷通商條約十餘帙人給一帙諭之

曰通商條約所載皆奉
諭旨允行如有抗違卽是違旨君等詳加披閱條約所不載以理拒之條約所載不得不俯從往歲葉相任粵督拒洋人入城遂至省城失陷身爲夷虜實爲丁巳之年距今乙丑纔及九年潮民奈何效之彼能攻省城豈不能攻潮州一城乎潮紳唯唯而退嗣是無異議者時鄙人已奉解任之信承辦此役又係粵督而必力任之所謂其愚不可及亦素性然也當時巡捕李丞亮年六十餘語諸僕從此段議論聞者心目爲開潮紳人人懽忻感激以語丁禹生禹生擊節曰字字沁人心脾後兩說尤深中潮人要害不能不俯首懸命矣　李某至潮卽日定議府道大員十餘次不能

決一革職之臬司至卽定議果操何術以致此李某丁
禹生吳贊臣均以此致巡撫而鄙人罷官歸矣後至京
師偶舉以語寶佩蘅相國相與憮然竊謂此等皆有自
然之節奏而人不知亦私幸此舉顧全　國體不小
在粵以軍餉緊急添辦各種捐輸均至十分阻難而吾
始終以理諭行亦遂相安無事忽一日紛傳香港渡船
捐輸滋擾及緝捕局私念緝捕局與捐輸何涉亦未見
局員稟報急傳問之則釐局巡船向結怨渡船是日途
次相遇羣呼擊之巡船管帶官舍船避至緝捕局船人
逐追至緝捕局拔其立鎗縱桿以去粵督及司道相與

驚猜謠言四播吾置不理而追求滋事者益急一日接城團局稟報言渡船停止運貨竟有私行運貨爲眾渡船所劫者予聞始稍動心因飭城團局員與尙宗慈親往查考則渡船以東莞船最多亦最强此次所指辦者東莞船也船人皆貲本豐厚不能不懷懼而與巡船滋事實莞西樵渡船非東莞渡船而相與容隱不敢舉發是日適有西樵渡船赴香港爲東莞船邀截謂滋事者西樵船而嫁禍東莞船向之理論言不能與解說卽不準其運貨並無停止運貨之事賴鄙人稍知粵民情狀兼恃有三江新設礮船足資控制不爲謠言所動而後可

以從容考察乃令城團局員諭知各渡船繳回立鎗並自捆送滋事水手責打示懲即與寬釋皆欣然聽從後數月解官歸沿江民船香燭鞭爆護送呈進酒肴有在船頭拜叩者詢之西樵船民也始悟官民隔閡已甚民俗又喜造謠生謗一經考察全無蹤影苦在官者平日驕蹇自恣臨事又一意惝慌漫無考察相與激成事變而懵然莫知其由若此類者固多也（當時滋擾緝捕局而不及渡船捐釐局此理甚明而司道等相與惝慌播散謠言即此亦見國家人才之乏耳）

生平受合肥傅相之惠最多而無能報之其他蹤跡所泣尚幸無疚心之處在僧邸天津軍營數月末支口分

亦遂不復補支任運司依照前章每月支銀一千書吏自言從前收數不及匣費一千之數今以收至十餘倍之多以匣費論亦當得萬餘金儘可照章支取噫嘻歎言凡行事當使後人有所循守此月收數之多偶然之數也即令久任未必此後盡能如此支用過多後人援此爲例則是由我階之厲也仍祇支用一千在廣東五月四日交卸韶關四月經費及節費竝歸後任幕友請檄取之予笑曰是將與雞鶩爭食乎未嘗一過問也以彼初四日抵香港即傳諭接印於是中軍先取印至行臺候之甫下車即拜印是所爭止在此吾豈屑與計較哉出使西洋三年一切用費皆自支銷所開報者薪水房

租兩款而已生平辭受取與之節頗自謂能準之以義用此內省於心尚覺可以無愧

自少以文札應幕於例案稍能通曉而絕不喜幕友之拘文牽義尤心惡其營私至粵探知舊幕不厭人心盡辭去之自行批發一切至兩月之久始延刑名錢穀各一人令之檢查案牘考核題本而已文檄皆由親裁在運司任一月竟無幕友辦理一切更自裕如為所職專在鹽務得以盡心於此也其後任閩臬向例兩幕友吾祇用一人迨閩張子衡接任閩臬舉向例告之以為吾此舉恐不足效隨以語幕友潘君潘君笑曰未知張公

勤能能及公否誠若公也一人已覺淸删否則兩人且不足問何故曰閩中控案繁多每月六告期已不暇給兼六次衙參問其手摺詳列案由以憑諭及時登答公皆無之控案經自批發爲多其直斷處吾輩所不能及亦足增長識見是以在公處淸删爲獨多也因頌言部人精習律例吾謂律例所不能知所知獨理而已亦由部人宦情素澹無承迎上司希榮見好之心故能任意坦率如此

生平與人共事動輒牴牾而爲屬員必蒙優注正以無爭名見好攬權之心人亦不甚忌之共事則權勢相敵

遇事據理言之反見以爲求勝也始從合肥傅相相待之優不待言矣至閩謁王補帆中丞時方奉
命駐紮臺灣甫見言日夜盼君至商議覆奏予爲據理陳之中丞極以謂然屬擬奏稿爲即擬呈其議始定逾數日李子和制使與丹國洋人定議開設電報由厦門達省奏
總署駁詰制使隨與翻異爲洋人所持一日衙參制使憂甚屬商議與議商議心知其難因請設法商辦不敢
奏札甫回署檄委隨至與會議兩次洋人竟允緩辦繳還議單亦非初意所及料也制使大喜爲具摺保奏旋
奏

旨出使倫敦在閣僅及兩月也嗣丁禹生撫閩枉書言來閩得睹政績度越一切使人心目爲開復書自陳在閩日淺未辦一事未行一政爲何有此虛誣之獎勵撫從仰窺其旨禹生同言每有摺案鈔錄各批但經指斥必窮究其底蘊事理昭著情弊顯然讀之使人心折竝非有虛誣也

遣使駐紮西洋發端自嵩燾距今十餘年所以遣使之意當時詎無知者西洋之通使專爲修好處理尋常交涉事件遇有辦爭疑難別遣使任之爲事有從違卽榮辱繫焉公使終年駐紮恐難以相處也是以遣使盡人

能任之　國家辦理洋務從不一𥙿求通知洋務之人顛倒迷誤多生事端獨於遣使珍重揀擇所謂本末俱失者也當初遣使時廷臣皆視此爲大辱李子和制使馮展雲學使正言切論以阻其行嵩燾答言數萬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艱鉅誰與任之沈文定公常稱嵩燾在西洋處辦事件皆極妥善不知所處辦者本皆易了之事不足言勞所恃見理稍明常以數語定議不至多費辱舌凡見以爲難者皆不能知洋務者也

在敦倫時接某日本書極口詆斥倭人其言略近理不如劉錫鴻之狂悖而見解正同　因爲諸隨員言某議論

見豈如此必貽誤　國家復書痛戒之略言吾輩奉使
海外委曲以通和好富鄭公所謂主憂臣辱正今日之
事也務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爲利病得失苟利於
國仿而行之否者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
論必有不能適宜者非奉
命出使之旨也某復書陳謝而仍以意氣自負吾於某
之使日本某之使俄皆豫憂之於日本之擾琉球法人
之擾越南皆深究其情事推明其利病以求所以處置
之法陳奏至於再四一爲京師議論所持茫然莫知所
處士大夫之囂擘始南宋時由來亦久矣

自少貧賤常刻苦自勵衣服飲食不敢踰量平常讀書於窮理克己工夫不敢謂有所得而粗淺克治則少年時習慣若性生焉館辰州鱔魚斤三十文兼爲去刺僕人以十五錢購得鱔絲半斤食而甘之遂告僕人以後勿復爲此答曰此其價極廉予曰誠然然於義有三不可湘陰鱔魚貴於肉價時父母具在每食必具肉而鱔魚歲不過一再食而未有去骨者我一人之享用何爲獨優須食此爲增內疚其不可一也一食而戕賊多命不可二也方隨事勉自刻勵每食厚味爲必不宜不可三也自是不再設其後讀書玉玲寺攜帶馬皮褥一鋪

衣以護足日間以充坐褥一日晨起就坐覺兩髀寒甚顧視未設坐褥乃起竝椅墊徹之凡數日亦不知有寒也居講舍攜帶廚工徐姓偶歸家稍代司廚家人皆訴詈之予曰從我經年司烹飪實有不足而從未一加譴責今一食已不能容口腹之欲可勝窮乎蓋其克治忍耐至老猶然由少年習慣故也每舉以訓子孫常宜勉思此言

生平自信無害人之心無忌刻人之心無一意自私自利之心自處不敢寬假而論人常從恕常謂廉者君子所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所以自盡不宜以望

於人故凡親友周旋惠及一人一家皆常誼也不足爲
善行吾湘風氣士大夫罷官家居皆深居養重不交人
事親人世利病禍福漠然不以動其心竊嘗自知才薄
力淺尤不能爲人謀而視親友以事相持糾結紛紜樂
與一疏剔之視人冤抑樂與一昭蘇之其人或至微其
事或至猥亦不肯有傲忽每處一事必與賠錢爲感爲
怨皆所不計獨有一事內慊於心而鄉里皆無知者道
光二十八年大荒從父西清公主振務從效奔走逾年
次年荒益甚大憲委夏憩亭觀察督振湘陰至則城內
水深數尺僅存北門豐厚衙正二街不爲水浸餓民沿

街寨途不可以數計觀察至十餘日無從散發振牌商議就五里墩二里驛路兩旁搭葢棚廠購得蘆席百餘鋪趕搭十餘廠尚不足容千人藹藹日夜趨廠所飢民數十環跪號呼因據地與言詢問日間多於晚次容留何處多不敢以實告再四問之略言各家皆有小船一隻所居舟次也問泊何處何以絕無所聞曰北門外菜園相連數里皆沒於水居民一皆他徙小船叢集其中北門地勢最高曲折達江地勢又最僻故人無見之者乃急詢其姓名竝令舉各團稍有才幹者記其名旦會於寒舍馳告憩亭觀察於江次查點船數八數散給振

牌令此十餘人者自相糾察一日而畢次日卽據以散振先是城內每日甃二三十人嗣是無道甃者凡兩月水落始令各歸治田水災施振之方亦可以備將來取法也

通籍仕宦本非高尚者初因寇亂不敢求仕涉歷稍深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謂可以有爲而功令之旨爲虛誣人心之積爲險陂迂直之性所必不堪亦遂不能不以道自重奉

旨召用必不敢辭稍有抵牾卽時辭歸亦不敢有係戀歷仕數年自覺耿耿此心明可以對

君父尚可以質鬼神而於地方百姓常覺悲憫之意多而不敢懷憤嫉之心丁禹生在粵鈔錄鄙人文札及告示條規至兩巨冊告言在上海任內遇粵人至者問曰新中丞政蹟何如曰不相宜曰貪乎曰否曰酷乎曰否然則何以不宜曰操切比年以來問之曰是一好撫臺問何故曰認真吾以為操切認真本同一心大率坐求治太急耳及見所行之政與其文告直坐求治太緩事事從根源上疏剔人人所歷蔽一不使其自匿未有不怨者然卻出之和平無有大懲創故亦怨而不怨既久吏治民心日有轉移昭然知其用心惟有相與感激而遽去位吾粵之不幸抑亦公之不幸也誠令在粵能及十年之久可以貽數十百年之安卻暫留四五年亦數十年之利也似此苦心經營而不獲收其成效是以深相太息於公之去也每思禹生之言深懷感激纏綿不能有忘然謂一生仕宦為足稍攄其志則所愜心無幾而抱歉者多矣即十餘年家居所應辦之事應集之費亦皆未能一酬其願

正坐精力短乏之才又不能自給爲善之心終以自餒要之一生成就無能規及久遠正自無如何也

出使西洋無功效可紀然所關繫極不小西洋立國本末兼資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須推考其情勢究知其利病遇有處辦事件即可略得其梗概而其講求邦交蓄意見好此風開自百餘年之前各國遣使互相駐紮遂爲　國家一大政自吾奉使倫敦繼之者陳儷秋使美利堅某使日本相隨出洋某君行徑鄙心未敢謂然也其後劉錫鴻使德意志則昏狂謬戾乖忤百端德人至今以爲笑所以然者爲仰承樞府

意旨動與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氣骨所謂氣骨者以理求勝無所屈撓迎合希寵以爲氣骨而自處於無理使外人失望如此是無益而反有損矣近年見聞日開人心日平視初時氣象固遠矣然每見出使一二隨員信札仍意氣自負多懷貶斥之心中士儒生虛憍之氣無可言者然盡如此存心以求裨益　國家固不可得矣

一生讀書行己及稍涉仕宦多受友朋之益而於友朋多愧未能自盡其力然其傾誠待人而受人反噬者亦多有之最不可解者與某公至交三十年一生爲之盡

力自權粵撫某公來書自謂百戰艱難乃獲開府鄙人竟安坐得之雖屬戲言然其忮心亦甚矣嗣是一意相與爲難絕不曉其所謂終以四摺糾參迫使去位而後已意城在湖南寓書告言某公力相傾軋問有所聞否鄙人尙責其不應聽信浮言迨奉解任之信始知其四摺相逼之甚也至劉錫鴻則直陰賊險很窮極鬼蜮自問十餘年所以待劉錫鴻誠不應受此慘報而區區一生立身待人何至忍相背叛若此類者之多也因論世俗語人學問質行動曰有來歷卽釋氏所謂前生因果也然每念少年微逐見朋輩中天分超絕而終無所成

是謂有來歷而無積累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始繁然其建功立名成就爲巨又自有因緣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隨所至而機緣巧合爭相擁護覥面者뫞從聞聲者響附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其人生平亦幸稱爲完備自問此生謂無來歷積累不可而所遇窮惡交相毀敗以言因緣固無有也

某公四摺奏參其立言大都以不能籌餉相責而吾自信以一人支柱大軍月餉三四十萬皆出一身之籌畫實爲有功無過最後一摺專劾及潮州釐務略言廣東

釐捐辦理不善天下皆知臣駐軍饒平距潮州爲近士紳來見詢及釐捐祇得二萬金潮州地大物博假使辦理得法每月尚不止兩萬金今以一年收數尚不及一月之收數卽潮州一府論之釐捐辦理不善不問可知非得蔣益澧前往督辦軍務兼理糧餉萬不能有起色此蔣君簡放廣東巡撫之原委也吾淸理廣東釐捐視前收數加增踰倍晏同甫以督辦釐捐接署總督仍帶督辦釐捐銜毛寄雲仍而不改吾勉強與毛公商量得以稍行其志然其收效已在晏同甫一年後矣甘苦經營僅費某公一搏噬而已專辦釐捐添設一例被毀焚局劫財不能懲辦徹去府縣及委員而止鄙人到任後營辦數月如瓊州府廉州

及惠州之河源次第皆與添設無敢滋事者潮州距省太遠久成化外不敢率意經營直至張壽荃署惠潮道始以任之其時汪海洋大股已由漳州竄近粤邊軍情警迫語張壽荃此項釐捐以資潮州防堵省城不過問也某公知潮州釐捐之少而不知潮州開辦之獨遲張壽荃固言潮州紳民可以順道而不可强制但邀允準陸續猶可增加賊勢方急而與紳民相持此危道也某公不察事理不究情勢用其詭變陵轢之氣使　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誣其心亦太酷矣區區一官攘以與人無足校也窮極誣誣以求必遂其志

而使無以自申而後朋友之義以絕

故事糧道庫無儲款而漕折銀兩積存日久從無挪撥

亦至數十萬洋人入城以後括取無遺而糧庫委之荆

棘叢矣吾爲設籌餉局令糧道郭毓麓司之凡不領於

經費及諸罰款始入此庫兩年中月餉遇有缺乏多取

給此庫以備支放迨嘉應州軍務告竣仍積存二百餘

萬金賫遺卓方二鎭營動踰百萬而吾不及與聞矣往

在胡文忠營聞公言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

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但得軍餉稍給吾身有何顧惜

每舉以告某公爲文忠悲亦重以自悲某公於嵩燾在

粵籌餉情形亦能知其節要而著意攘奪此席界之蔣君不惜戈矛相向任意誣衊以忿其排觝乃使區區勉求自盡之功實一力埽刮之反摭以爲罪嗚呼抑何酷也其後劉錫鴻營求出洋充當隨員知朱石翹與吾至交託之斡旋石翹一力任之吾謂劉錫鴻出洋有三不可於洋務太無考究一也洋務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氣劉錫鴻矜張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剛而不達事理三也石翹告曰已爲言之渠一切不事事稍備朋友談論而已甫奉

旨即日畔異其後展轉有十款之奏吾皆不能知也比

將歸始闘其略一皆用其平日𥳑緣鑽刺之故智窮形盡相編造事實巧相誣衊最後一條言由候補運司而授闘臬又由闘臬　擢兵部左侍郎

朝廷何負於郭嵩燾而終日怨望闘之惶然汗下是不獨毀吾之功名直盡其生平志事與其爲人極力摧皝之横被之

君父之前闘其口而奪之氣使無以自明嵩燾因是決然不敢赴京矣

杜公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凡涖官行己皆然彼爲不善者直自冥其心惟利己之爲務而已不務知

其他苟爲明理之君子得失必可以自喻自問在官本無鋪張求名之心又不善自表著當時事蹟知者已少又無子弟故舊能文章有學識者相隨可以發攄吾之志事其一二見之日記中者亦皆不能詳凡人身外蹤影流光四照各有定量無假人力然根塵未斷則此根塵之積流漫爲語言發皇爲事業各自有精氣流行天地之閒因稍敘述其大凡皆取其有關事局之大者分條記之使各備一義至於居官治民與處朋友儘有隨事料處足資利益者要皆職司所應盡勢力所能爲卽有愜心適意之處舉不足言勞其諸小節軼行無關大

局利病得失則亦不勝記也冀幸吾子孫博求名德高文諸尊老賜之敘傳志碑表不嫌其多其任舉一二事賜之小記亦足以存其人葢生平志事湮鬱多矣吾亦無從申述稍存此數十年之心迹質之當世賢人君子爲文一加表章下慰九原幽鬱之思以不至泯沒生平區區之用心雖沒之日猶生之年亦自可告無憾矣

死生變幻本難把捉往時精力尚强一切默自忖度未遽自餒也今年一病半年病淺證深屢至瀕於危殆年逾七十暮景日迫正恐溘然一逝更不必有徵驗要之順受全歸於人世爲虛生於吾身則亦無多遺憾當與

草木之榮落逆旅之去來等量齊觀不必多生悲感過事鋪張吾來蹤不昧能默自喻而與世緣相結太淺以我一生了我一生應盡之責而已少時讀張子全書士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憮然有感於其言程子所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卽是此義及涖仕後所見又微有進末俗衰敝矯矯自立頗難其人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爭而於事理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卽所處置諸事稍有牽涉便覺語言多而情事每多迂回莊生之言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每竊自疑竟莫知是非之果誰屬

也交涉既久體驗漸深則常愀然懷薄視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曰退者其在斯乎夫至曰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此所記專舉事之有成者言之其爲同官所持不能成與成而復變槪不具錄其與同官議論參差與其艱難委曲遲久乃獲有成一皆隱其言爲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弗逮由學識有未充也無足與人校得失稍自明其略如此時在已丑九秋日嵩燾病後自記

吾自己丑後諗知吾年衰邁變故之起多在倉卒有應行紀錄之事輒條列之庚寅再病又補錄數條訖於今

春手自寫定未及半而病作欲稍緩之而恐人事已迫
來日將窮勉強支持日書數行精力衰頹控摶不及每
一執筆譌誤百端葢吾一生未嘗稍自暇逸病甚而益
皇然如恐不及稍存此區區心跡不必議論識解之有
足存與否也

自曾祖父母以來本爲巨富吾父與伯母分析時已日
趨虛乏各得歲租數百石每歲衣食足資取給道光辛
卯以後連年大潦所受皆圖業也坐是益困於水吾年
十八入邑庠則已歲爲奔走衣食之計總是十餘年以
館爲生然其志終不在溫飽初遊嶽麓與劉孟容中丞

交莫逆會曾文正公自京師就試歸道長沙與劉孟容舊好欣然聯此三人儼居公棧盤數月之懽怦怦然覺理解之漸見圓融而神識之日增揚詡矣其後與江忠烈公羅忠節公遊從長沙頗見啟迪此皆二十餘年事也已曉然知有名節之說薄視人世功名富貴而求所以自立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與一皆準之以義未嘗稍自貶損於人世議論毀譽一無所動於其心其初仕宦即自誓不以不義之財貽子孫任巡撫及出使西洋人視爲利端吾於照例開支之外分毫不敢踰溢在官視　國家公款每重於私款私款或供朋友

稱貸公款無還就也以是準之今人多與鄙見違反或
至用相訴病以是恍然末俗之人心必難以是耿介之
操强時以求合所以每出一自試而卽憂然乞歸正惟
同志之難其人也
生平學問文章勉强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屬意惟思以
吾所學匡時正俗利濟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氣不爲
少衰王少鶴通政歸粵西小駐長沙見語云吾輩已近
暮年急須料檢生平志業內[illegible]之心求所以信今而傳
後而觀君心志所屬仍在用世興事立功與希榮計利
之心發用不同而爲心之累同也吾悚然有懼於其言

而終不能一自克治見聞所及稍關利病得失必反復推求其實下至民閒姦巧利弊挾私求逞引以爲世道人心之憂常至拊膺感憤結塞於心皆此用世之一念生於其心發於其事自然感觸而莫能自喻者也追思老友王少鶴之言深慙二十年無所長進負此忠告是以君子之學首重治心也

吾年七十念兩孫皆立家室宜知稼穡艱難而吾生平所立資產僅能使子孫免於飢寒不能使有贏餘亦當使各自歷練知所循守又吾方在兩宅食用不能不任之兩婦恐以後分析必多轇轕因及七十之年豫計產

業作五股品分兩子兩孫各得一股存屋兩棟兩婦分居已久因爲兩孫添造一屋住房略多於舊吾之一股專事酬應以省居酬應爲煩我自照常經理不欲以累子孫也每股得歲租鄉斛六百石存銀二千其畸零雜數竝先後典買各小莊皆併入我一股原約此股但有能經理卽存作公款如不願作公股聽從按股攤分可也吾生平不樂爲家訓以爲子孫苟賢凡先人所言皆家訓也如不能賢終日提命之漠然不顧況此區區語言之糟粕乎故此所屬皆以發明生平志事竝不及訓誡子孫之言要其爲訓誡亦無有備於此者矣

三代禮樂學校之遺蕩廢無存葢已起自戰國時於是根本之教不行於朝廷而一切苟且之政行焉施之一家與所以被之天下皆是也　國家盛時家給人足人重犯法則風俗常厚而人心之詭變澆漓莫能革也至於末流之世相與為嗜利無恥奇幻百出士大夫公行之莫有知其非者道敝民頑所謂邪正是非亦人人能言之及其行之一皆違反無復戒慎恐懼之生於其心於此而求有以自立難矣下至聲色之惑人遊蕩之引人入勝則凡世家子弟與其家業稍足自給尤易於煽惑無他燕朋昵友交引於前其黨類繁其語言工一與

爲緣而遂不勝其害也是以學者有三閑之法自誓此身不與匪人爲比悶聲而遠避之是謂先幾之閑臨事設法毅然引去是謂當事之閑終日兢兢引以爲大辱是謂終身之閑然而君子立身行已固有本矣本立而所行自軌於法此不可以僞爲也未能及此則常以二念自勵曰知恥曰有忌憚凡爲不法詭蹤隱行未嘗不以爲恥何如守此一語正用之使諸惡不能上干吾身至於忌憚之爲說則君子所以成德多由於此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苟爲君子則未有不以忌憚爲義者矣人生數十年學問事功正須各求所以自立日加提

省則此不肖之念自反而聽命非區區勸戒之能及也其必應加勸戒者則有一鴉片煙而已矣吾亦不願多言有犯此者先請改姓勿爲吾子孫可也

生平有最奇異之夢境丁巳戊午之交官京師供職史館

聖祖實錄以不及生其時爲私憾嘗論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當

國朝極盛時上有

聖明之君美惡是非鑒別分明無從掩飾但能勉力供職

朝廷皆能辨之然雍正乾隆時人賢奮興各舉其志或
稍拂
朝廷意旨立蒙譴責多不及申辨惟
聖祖曲意陶成期使人人輸寫其心意而賢者有以自
達爲之思慕無窮自是三夢
聖祖或召對或扈從在途夢中惟沈吟詠歎
聖量之宏其後入直
南齋舉以語治貝勒治貝勒因問所夢
聖祖作何形狀答言西湖見
聖祖御容闊大與夢中全別長面瘦削白鬚長六七寸

治貝勒擊節曰君所見眞
聖祖也往年見
聖祖御容良如君所謂闊大者後奉
旨承修奉天
太廟工程請見
聖祖御容瘦削多髯正如君所夢蓋晚年
御容如此君豈曾歷
聖祖朝之舊臣耶思慕所結通之夢寐自信非偶然也
生平膽薄多懼人夜不能獨居一室自粵東歸讀書玉
舲禪寺設榻東軒一僕隨之僧衆皆居西院每夜僕人

就食西院寂然不聞人聲窗外樹影橫斜風聲時作則

默自省一生所行與在官舉措刑賞稍有一毫私意存

於其中鬼神皆得糾察之遂覺此心泰然藉以自鎮庚

辰歲展墓湘潭叢木橋原有莊屋一所因改佃劉姓住

劉家大屋就宿焉至則舉宅驚惶亦不知爲何事次晨

有婦人推戶入跪求拯救問何故曰爲物祟不勝其擾

昨夜公至竟夕安然此必畏公矣爲書正氣歌一通畀

之其後辛未葬周夫人侯家壩距墓數十武侯家老屋

頗有園林之勝僦屋數楹監修墓工踰月墓成歸期近

矣侯氏子告言公將去吾家日夕洶懼莫知所措問其

故曰婦爲物祟經年前月議租始成是夕園中花盆一例翻覆喧擾數日輒石交下公至一日帖然次日往啟柩甫行房中忽下巨石一方自是擾愈甚一夕語婦汝家明日有事吾不可居當先去逾月再來明日公果至月餘竟獲安謐所以舉家皆日夜憂公之去也自少奔走衣食涉歷仕宦既無承迎之才性又迂直爲人簡now多矣亦從不敢與校意者人見以爲可欺侮鬼神則有以鑒其心加異視焉不與人世同其横逆此又鬼神之情狀與人異者也因彙書之以志異

湘陰文廟規模甲通省大成殿前丹墀植桂二株大皆

合抱甃以石甃護之寬廣七八尺丁未春三月桂臺滿生赤芝是科嵩壽館選南歸謁江督李文恭公金陵公言此次館選來歷甚大　聖廟爲生靈芝嵩壽答言上科乙巳捷禮闈者三人本科又兩人公適移督江南邑運方昌宜有是瑞公曰不然芝生在春三月正當本科春闈此爲君也諸人未足當之次年戊申大水　先光祿公經理邑公以仰高書院被水令院長及肄業生移駐詩禮堂因得就觀桂臺靈芝細紋重臺如雲生浪湧爛熳無極萬芝之齊生又似盤結縈繞結成一整芝允爲奇觀數日卽爲肄業生掘取以盡嵩壽兩遭大故不及

散館遂有壬子圍城之變湘陰兵燹以來井里蕭條至無一般實戶嵩燾四十餘年疾病偃蹇以至衰老未知此芝之生爲祥爲孼莫能明也

與曾文正公四十餘年至交其出任軍旅籌兵籌餉所以贊佐之尤力其後請以劉孟容中丞及李次青及吾弟意城從祀省城曾文正祠一二老於軍事者極口感歎以爲宜稱蓋曾文正公擢拔人才文武吏至數千人其以功建立專祠者亦不下數十百人此外皆可以從祀者也而在湖南皆無功效可紀其後一二爲文正公僂視一一皆晚進分位不能相及文正公始出嵩燾實自

其家敦勸就道劉孟容繼至意城適館院署當時創定規模建立營制由此數人發其端其後或自將兵或代籌餉一皆爲文正公盡力其性情道誼之契亦實與諸人不同也吾生平功名事業甘居人後未嘗敢有營求獨念從祀文正公與劉孟容諸人比例尙幸無忝其一二關繫大局又似勞績稍優當以竢之異日之公論庚寅冬忽聞黃子襄劉祝廷陳德生以譚軍門勝達從祀文正祠徑行入主詢其由則合肥傅相所奏請要祇大概言之未嘗及湖南省城當時爲劼剛嗣侯所阻凡十餘年嗣侯卒諸人乃贊成之因查譚軍門起自鮑武襄

霆營尙在湖北潰軍以後最爲晩出是時湖北肅清久
矣其立功稍及江淮擢任直隸正定鎭合肥傅相牽連
爲請從祀僅得行之直隸湖南功蹟不相涉聲名不相
聞以鮑武襄部落越無數等級附祀曾文正祠於報功
之典無可言而於命祀亦太褻矣援此爲例以後從祀
者何所底止以同爲有功之人不樂立異而文正祠之
附祀於是潰亂已甚區區從祀之初心渙然不復敢有
覬望矣著之篇末敬告親友弗爲是議葢凡衆人所爭
競者君子之所必求引避者也自揣功能譽望亦未足
膺此謹守生平之志願勿使有溢量斯理得而心亦安

也

己丑病後始為遺言庚寅病後又補錄數條是歲十有一月歸自湘陰以草稿未易辨識當以一冊書之辛卯開春錄及數十條而病作日益沈篤至不能握管然日必數書之每書或僅及數行家人勸俟病愈予曰所以岌岌為此正憂此病之不可愈也精神衰憊十字九譌祇用浩歎辛卯二月十三日嵩燾記

李玉生告言聞諸楊商農始出洋設立新嘉坡領事極有關繫言者至今歌誦何為不一載予曰出使西洋京師士大夫所賤簡尚有何功效可紀故凡辦理

西洋事件概未一載惟時一發明其理而已抑事更有難言者新嘉坡南洋一𡵨距中土爲近來往所必經應設領事西貢之應設領事倍甚新嘉坡以本爲安南屬國分地視新嘉坡加廣民人又數倍焉法人橫征暴斂又非英人比也吾自倫敦乞歸泊舟西貢兩日目悉其情狀見西貢官爲言之彼亦無以相難也乃爲上書總署痛切言之終至阻遏不行越三年遂有滋擾安南之變使早設立領事必可以稍殺其勢所係尤鉅竝此等愈有疑難愈須設法辦理然非今人之所能知也吾在倫敦所見東西兩洋交涉利

害情形輒先事言之以爲關繫　國體行之又至儆
易不憚越職言之而一不見納距今十餘年使命重
曡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諳知不似從前之全無
知曉而已先之機會不復可追未來之事變且將日
伏日積而不知所窮竟鄙人之引爲疚心者多矣於
區區新嘉坡一領事何有哉旣以告玉生謹志其略
如此三月二十日嵩燾病中記

先大夫自敘後述

先大夫自敘一卷己丑辛卯之際所條其生平志事捐館前八十日手自寫定者也自先伯子前卒焯瑩等皆晚出未能悉知先大夫行事邇來纔有知識朝夕侍側則見其悲憫之意多而懽娛之曰少蓋先大夫抱道自重人世通顯富貴之境一無所葫其歆羨而蘊蓄於一心者所施設亦未始或極其量此自題小像所爲有一生懷抱幾曾開之歎也泣讀自敘乃益覺其言之痛焉仰窺自敘旨要大略有四一曰紀實凡事係大局其效在百年當時若無知其運量者繫焉而事功之丕著文

告之聿昭有勿贊也一曰顯志凡孤行其意功垂成而被搖奪志事不顯於天下者繫焉而譔述或竊以爲說論說或見沮於同官有勿及也一曰微言凡藉舒其抑鬱之思與明其立身之義者繫焉而待人接物之誠家居日用之節有勿錄也一曰家誡凡喪居之儀克己之大較繫焉而以冥頑如焯瑩等無能仰承先志亦不屑諄諄諭戒也則如焯瑩等尚何忍言尚何忍言顧念兵與三十年豪傑勃興先大夫窮不齊齒吳羅達不躡蹤曾胡憂譏畏讒退而著書而殷殷以時局爲己憂輪囷胸中莫能盡見諸行事是大可悲也讀遺書及今所自

敘知其自傷有尤深矣若是其烏能不冀諸今世操人倫鑑負文名者有以張之耶倘採擇一二事著之篇揭其苦心俾後之夷考其人者不或惑於當時之謠詠先大夫之所大幸也不然著其行實有以補自敘之缺略則尤予小子之所深感焉壬辰夏日不肖子焯瑩泣識